

1813

SANGZHI
WENSHI
ZILIAO

桑植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桑植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桑植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桑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桑 植 文 史 资 料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桑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省桑植县印刷厂印刷

1989年8月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44千字

印数1-2000册 工本费2.50元

主 编 陈治水

副 主 编 李信安 张玉林

责任编辑 张玉林 赵群杰 叶知秋

封面题字 周扬声

EA68/08

前 言

桑植县位于澧水上游，历史悠久，建制始于西汉，时称充县，属武陵郡。三国时属吴，分隶天门郡。西晋分充县入溇中，后分称临澧县（非今之临澧县，以其侧临澧水而名）。南北朝改天门郡为北衡州，并临澧、溇中二县为崇义县。隋仍名崇义，属澧阳郡（今澧县）。唐并入慈利县，隶澧州。宋置安福寨。元置桑植安抚司、柿溪司。明洪武四年（公元一三七一年）设置安福守尉千户所，属慈利县九溪卫。清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桑植司改土归流，先为安福县，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改置桑植县，属永顺府。民国初年仍属永顺府。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桑植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出现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著名的历史人物。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空前剧变的历史时代，桑植县也同全国各地一样，旧时代各种政治势力彼此消长，各类代表人物轮番沉浮，其间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和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尤为突出。把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下来，可以向人们进行乡情和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炎黄子孙的大团结和祖国的大统一，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教育子孙后代，起到总结历史、服务现实的

作用。

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是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桑植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给桑植历史书写了光辉篇章。他们的光辉业绩更是向子孙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必然性教育的生动教材。

另外，在漫长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岁月中，桑植县也曾出现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把这些陷入历史网络而不能自拔的人物的历史暴露出来，也可以起到警戒后世的作用。

以上就是我们编辑《桑植文史资料》的宗旨。

本辑文史资料在征集、整理、编排、付印的过程中，深得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县党史办、县志办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许多热心文史工作，特别是外省外县热心文史工作的同志为我们精心撰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热忱的谢意。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编辑人员又少，错讹漏误，在所难免，望本辑读者和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多多指正，使我们今后的编辑工作做得比较好一些。

一九八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在举国欢庆节日即将到来的前夕，谨以此书，向国庆献礼。

编者

一九八九年九月

《桑植文史资料》

第一辑

目 录

- [1] 我跟随贺龙的历程.....明建中 张应祥
[20] 奔赴香港前后.....贺学栋 张二牧
[28] 贺龙会“张良”.....周仁良 汪烈九
[33] 贺龙长征战滇西.....杨卓群
[40] 四川彭水“贺龙德政碑”.....谷忠诚抄录
[43] 桑植县城解放的经过.....姜鹏高 桂天应
[45] 桑植县临时人民政府的成立.....贺学孟 贺 震
谷忠诚 桂天应
[51] 桑植解放初期情况回忆.....刘真志 李信安
[55] 进入桑植工作的前后.....马效云
[60] 桑植剿匪回忆录.....赵九俊
[70] 两打泪水河洞.....郭云开
[76] 鹰嘴山歼特目睹记.....谷伏撰

- 〔79〕宜海拾零……………冯 泉 李信安
- 〔82〕忆桑植抗宣团和抗日小学……………陈岳生
- 〔86〕“3 1 3 0”湘西工作组始末……………胡经纯
- 〔90〕湖南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牌挂上河溪前后
……………熊正国 谷忠诚 周益三
- 〔96〕国民党暂二师师长陈策勋在逃窜中召开的几次
重要会议……………余忠贞
- 〔104〕王尚质竞选国大代表的经过……………王道通
- 〔107〕竞选县参议长的风波……………黄治才 张玉林
- 〔109〕黄德清打富济贫……………胡兴诚 李信安
- 〔112〕向永亮揭竿起义……………张玉林
- 〔114〕龚天秀反官抗赋……………龚尚群
- 〔116〕陈国南……………陈治水
- 〔119〕陈牧农……………桑政文
- 〔125〕谷若虚……………陈岳生
- 〔128〕陈有维……………龚尚群
- 〔131〕陈慕素……………陈克勋 陈岳生 陈治水
- 〔135〕余光奎……………谷臣章
- 〔138〕钟吉轩……………钟以圣 张玉林
- 〔141〕王庸之自传……………桑政文
- 〔147〕沙文清……………沙岩生 谷臣章
- 〔151〕土司时期湖广桑植地方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向国栋自述
……………谷臣章供稿 陈治水点校

〔 165 〕桑植商周遗址 周扬声

〔 168 〕桑植历史大事纪要

补白:

〔 32 〕征稿启事 桑政文

〔 42 〕桑植曲艺简介 尚立喜

〔 50 〕贺龙给翁淑馨的信 谷忠诚

〔 69 〕“芙蓉龙”简介 张玉林

我跟随贺龙的历程

张应祥 口述

编者按：张应祥，现年85岁，1903年2月23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南岔乡李家坪，1926年6月在大庸参加贺龙部队，跟随贺龙北伐，参加过南昌起义。1927年10月在广东潮汕地区因起义军失利打散而沿途乞讨回桑植老家，后跑生意，放木排到湖北宜都县（现枝城市）陆城镇定居，当码头工人。解放后为宜都县装卸运输公司工人，现已退休，住陆城镇城南路1新村2号。1987年7月21日已由宜都县人民政府发文正式认定为红军失散人员。下面是他的回忆。

我的老家在湖南桑植县南岔乡李家坪，距贺龙的故乡洪家关15华里。从18岁起，我就在澧水上帮人驾船，来往于桑植、大庸之间。

1926年6月，贺龙部队从贵州开到大庸。我因父亲被大庸团防拉伕一事与团丁发生争斗，一气之下，便通过舅父（在贺部当连长）的关系，参加了贺龙部队，分配在一旅一团二营七连当兵。旅长是贺教武，团长是贺锦斋，营长是贺桂如，连长是朱远华。队伍从大庸出发时，贺龙师长来训话。贺龙威望高，参谋长整队时大家还是闹哄哄的，一喊：“师长到！”全场马上鸦雀无声，恭迎师长。

公安之战

1926年8月，贺龙部队开到常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隶属北伐军左翼军。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下辖九、十两军，九军军长彭汉章，十军军长王天培。

八月下旬，左翼军出兵北伐，贺龙部队首先攻打羊毛滩，北洋军阀卢金山的部下毛团驻守在羊毛滩，我军与敌军隔着一条山沟对垒。一天早上，炊事员把饭送上阵地，我们揭开饭盖，一股臭气扑鼻而来，炊事员是用污水坑的水煮的饭，士兵们谁也吃不下去。这时，我见对面敌人占领区内一栋民房冒着炊烟，估计是敌军在做饭，提议说：“弟兄们，我们抢饭去吧！”大家连声叫好。我带了十几个士兵，悄悄摸进这所房子。敌人的炊事兵已把饭菜做好，分别装进两担水桶里，正准备挑走。我们上前打了伙夫几耳光，挑起水桶就跑，待敌人响枪追击时，我们已跑下山沟，在我军火力掩护下把饭菜挑回了阵地。当天，部队发起进攻，击溃毛团，乘胜占领澧州。在澧州，贺龙宣布了三条军纪：一、不准拉伕，请民工要付工钱；二、不准私入民宅；三、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若违纪，从严惩处，直至枪毙。

九月，部队进入湖北，攻占公安县城南平镇。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部首先向据守黄金口一带的北洋军卢金山部进攻，与敌军连日激战。第二师伤亡很大，一个师打得只剩几百人，退回公安县城。第二师受挫后，我师从南平出发，向陡湖堤、黄金口进攻，我团担任前卫。

当时长江涨大水，部队所经过的垸子都已被淹，只能从堤上走。出发时，师部命令当天赶到麻雀嘴宿营。可是公安的河道多，走不了多远就要渡河，加上有些堤段被水冲垮，部队多

绕了些路，半夜才赶到麻雀嘴。第三天上午，我团赶到离陡湖堤2华里的一个小村子停下来休息，一面派人侦察敌情，做好战斗准备，一面等待大部队到达。

陡湖堤街不大，约有百多米长，与长江大堤相接，成“丁”字型。正街多为木架瓦屋，都是商号店铺，江边多为茅草屋。过了一会，大部队上来了，全师分三路向陡湖堤进攻，右路一个团沿长江大堤从下游向陡湖堤进攻；我团是中路，对着街口向江边进攻；左路一个团从陡湖堤上游方向插过去，准备截断敌人的退路。

陡湖堤的北洋军约有一个营。我军进攻前，敌人还未发觉，街上的店铺还在做生意，枪响后才连忙关门。我军一个冲锋，敌军就被赶出陡湖堤，顺着江堤向上游方向逃跑了。战斗中，我连二排排长侯得胜牺牲。

这时，江北沙滩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北洋军，有几个团，正准备过江增援，见我军已占领陡湖堤，便向江南开炮轰击。敌人炮弹打得很高，大多落在街后，只是街上一幢二层阁楼的屋顶被炸掉一个角，部队没伤亡。

过了两个多小时，敌人兵舰从沙市载来援军，在陡湖堤上游白家湾上岸，顺江堤而下，向我军反攻。我军装备差，都是杂牌枪，有的士兵还拿着大刀、矛子。北洋军武器好，火力强，一个冲锋把我军又赶出了陡湖堤。这次敌军只占江堤，没下正街。

部队撤下来后，贺锦斋团长火了。他亲自组织冲锋队，集合队伍喊道：“不怕死的站到前边来！谁参加冲锋队发20块银洋”。士兵们嚷着说：“报告团长，我们要发现钱（先发钱，后冲锋）”。贺团长马上叫人抬来几箱银洋，当场给报名参加冲锋队的一百多名士兵每人发20块银元。我也参加了冲

锋队。

下午5点多钟，部队向陡湖堤发起第二次进攻。我们猫着腰，端着枪，一声不响地冲进正街，快出江边街口时，江堤上的敌人才发觉。我军几路夹攻，敌军抵挡不住，又顺着江堤向上游方向逃跑了。这次敌军撤退时，让我师第五团的一个连占了个便宜。我军从陡湖堤退却时，这个连被敌军截断了后路，没来得及退下来，藏在堤边一个长满芦苇的坑子里。当敌军第二次被赶出陡湖堤时，他们等敌人大部队过后，突然冲上江堤，截断敌军后尾，俘敌一个连，缴获一百多支日式步枪。

我军第二次占领陡湖堤后，天已黑了。乡丁提着铜锣，沿街敲锣安民。各家各户都开了门，热情地给部队烧茶送水，让房空屋。当晚，部队在陡湖堤宿营。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完早饭，刚刚上了江堤阵地，敌人又打来了。战斗中，一营营长龚尚桥负伤。士兵们见营长带花下去，心里都发了慌，跟着往后退。我连有个叫王佐云的上士班长，打仗勇敢，胆子特别大。这时，他把我的手一拉，说：“我们不忙退，打几枪吧。”我说：“好。”于是，我俩隐蔽在堤上一堆乱砖头后面，持枪待发。正好五个北洋军士兵顺堤追下来了，我俩一人一枪，击倒了两个，其余的吓得赶紧趴在地上。与此同时，我们也被敌人发现。一回头，左边堤下棉花田里钻出一百多个穿灰军服戴红袖章的北洋军。我俩一看事情不对，爬起来就跑，敌人的子弹把脚下的沙土打起一阵灰。正危急时，贺锦斋团长带着机枪连从陡湖堤街上冲上了堤，一出街口，就把机枪架在堤上打。机枪连有三挺轻机枪，第一挺机枪突突突地刚打完一梭子就卡了壳，第二挺机枪一梭子还没打完也卡了壳，眼看敌人就要攻上来了，索性第三挺机枪也不打

了，贺锦斋急忙命令后撤。士兵拖起机枪就跑。我和王佐云借着机枪连的掩护，和部队一起撤出了陡湖堤。当晚，敌我双方都未占据陡湖堤。

第二天早上，据侦察，北洋军已退守黄金口，部队开了早饭，立即向黄金口进发。上午十点左右，部队到达黄金口，向敌军发起进攻。黄金口一带都是开阔地，敌我之间隔着一条小河沟，无地形利用，我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手。敌军的几次反冲锋也被我军击退，双方谁也攻不动谁，战斗持续了一天，非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战斗中，旅长贺敦武在前沿观察敌军阵地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喉部，不幸牺牲。随后，贺龙命令贺锦斋代理旅长。晚上，我军撤出战斗。

公安之战，我军伤亡很大。贺龙见敌军援兵源源而来，我军从沙市过江已不可能，决定退回澧州休整。

公安战斗中，我连六班班长牺牲，连长决定从全连士兵中选拔一个出来当班长。一天，全连士兵集合在操场上，由执勤排长挨个考试。我是个参军才三个月的新兵，排在队伍最后，直到下午快收操时才点到我的名字。考试的科目有战斗动作，队列训练等，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做动作。当天，连队晚点名时，连长任命我为六班班长。六班的士兵都是跟随贺龙干了七八年的老兵，他们见我这个年纪轻轻的新兵当了班长，都不服气，第二天一早，除副班长外，都故意不请假，私自上街去玩，看我有没有办法治他们。吃中饭时，班里士兵一个个都回来了。先回来的八个，我命令他们跪在堂屋里，后回来的二个，我罚他们跪在厕所里。下午出操时，执勤排长见我班没人，叫我把班里士兵放出来下操，我不答应。晚饭后，朱远华连长来了，他对班里士兵说：“你们班长虽然年轻，但他有这个能

力，你们就要服从，只怪你们考不取，怪谁”？这次连长来说情，我才让士兵起来，从此，班里士兵再也不敢调皮了。

进 占 宜 昌

部队在澧州休整了近两个月，补充了兵员和武器弹药，12月初又从澧州出发，准备从宜都洋溪过江攻占宜昌。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经松滋县西斋、河街市、木马口、李家桥到达洋溪。北洋军闻风而退，沿途只有些小的战斗。我师是右翼，第十军是左翼，第十军先于我师占领洋溪，正向枝江县城（现枝城市枝城镇）、宜都县城（现枝城市陆城镇）推进。

当天下午三点多钟，从洋溪下游江面开来一艘灰色的敌舰，贺龙命令炮兵把三门大炮架在洋溪江边东岳庙的台子上，准备向敌舰开炮。这时我正在街上休息，听见江边有士兵吆喝：“走，看师长打炮去，”连忙跟在一群士兵后面跑上庙台看热闹。贺龙师长亲自瞄准，向敌舰开了三炮：第一炮，敌舰停止前进；第二炮，敌舰掉头下驶；第三炮险些击中舰尾。敌舰退到离洋溪三四里远的江面停住，向我军开炮还击。敌人的炮弹大多落在洋溪街后，有颗炮弹把东岳庙门前的青石台阶砸断，钻入地下没有爆炸。有颗炮弹震倒庙旁一块石碑，压死躲在碑后的一位老人，庙后“崇新楼”茶馆的屋顶也被炸烂，我军没有伤亡。之后，敌舰向下游退去。我军见敌舰退走，便放松警戒，回到街上休息吃饭。

过了一会，敌舰又偷偷开上来了，驶近洋溪时我军才发觉。敌舰一边往上开，一边用机枪向岸上扫射，弹如雨下。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驻在洋溪，他戴一顶“博士帽”，穿着便衣，

拄着“文明棍”，听见江边枪声激烈，担心北洋军登岸截断十军后路，急得在街上连呼：“贺龙呢？贺龙在哪里？……快找贺龙调兵阻击！”贺龙命令部队迅速赶至江边，向敌舰猛烈还击。敌舰在机枪掩护下冲过洋溪，在枝城又遭第十军火力拦击，最后向宜昌逃去。当晚，部队在洋溪宿营。

第二天早上，江北过来几个穿黑制服的警察向我军报告：对岸北洋军已经逃跑。贺龙立即命令部队组织船只，从洋溪下游渡江，进占江北罗家河，全师四千多人马用几十只木船整整渡了一天。

第三天，部队经顾家店，安福寺向宜昌进军，沿途遇到不少从沙市向宜昌溃退的北洋军。我军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十二月十七日（农历冬月十三）下午进占宜昌，第十军已于头天由白洋、古老背等地过江占领宜昌。驻宜昌的北洋军十八师（师长卢金山）已被王天培收编，我军开进宜昌时没有发生战斗，同时进占宜昌的还有唐生智的第八军。我军驻下铁路坝（现宜昌地区人民医院附近），附近是被收编的卢金山部队的驻地。

部队刚驻下，四营营长艾新辉看中了卢金山部队的一匹好马，带着勤务兵去卢部驻地要强行牵回。过了一会，勤务兵慌慌张张地跑回来报告，说卢金山的部队把艾营长扣留了。贺锦斋旅长集合队伍正要带兵去救，艾营长却牵着马回来了。他见到贺锦斋就说：“报告旅长，卢金山的队伍尽是好枪，我想把枪缴过来，可惜无人负责！”贺锦斋马上回答：“你们去缴，我负责！”艾营长还在报告，北洋军一部已开到一码头，下了河滩，准备上船逃进四川。我军得到消息后，晚饭都顾不上吃，马上集合向江边赶去。

12月正是枯水季节，江边沙滩很宽。部队赶到江边已是黄昏，沙滩上挤满了北洋兵，有二千多，正准备上船。我军边开火，边喊缴枪。北洋军顿时乱成一团，没有抵抗，纷纷缴械投降。缴枪中打死打伤一些敌兵，很快就把这批敌人全部解决了。停在江边的那些兵舰、船只也慌乱地拉着汽笛开跑了。

我军在收缴江边敌人枪支时，被收编的北洋军十八师六十九团还在周围给我军放步哨，担任警戒。这个团原驻宜都县城，逃到宜昌后，被贺龙收编。部队把江边的北洋军解决后，为防止六十九团叛逃，转身回来把六十九团的枪也缴了。抓来的俘虏，愿留的就编入部队，不愿留的放他们回家。缴枪结束后，天就黑了。当时，缴获的武器数不清。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河滩上，后面山坡上，到处是敌人溃兵扔下的枪支弹药，走错路都碰到枪。

卢金山的士兵身上带有不少银洋，个个都有百把块，我军士兵缴枪时都给他搜了。我没搜俘虏腰包，但也发了一笔“小财”。在江边缴枪时，一名敌兵偷偷爬上一条渔筏子，蹲在船尾装着解大便，把一叠银元悄悄丢进浅水里，恰巧被我看见，下水把银元捞起来，得了六七十元大洋。

卢金山部队还有部分未开封的新枪藏在宜昌外国人开的洋行里。外国人的洋行，一般军队都不敢动，贺龙不怕，他派部队把洋行的新枪都提了出来。部队连续搜了三天，都还没把卢金山部队的枪支收缴干净。

搜枪结束后，全师在下铁路坝集合检阅，换发好枪。士兵手里的“九子连”、“老套筒”等杂牌枪全部换成了日式步枪或“汉阳造”。贺龙派人把换下来的杂牌枪都用船运回湖南。